

闽台史话

福州南屿西来庵与台湾西来庵关系考

□甘满堂

台湾西来庵是台湾正祭五福大帝(五灵公)的著名官庙,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抗日事件“西来庵事件”发生地,其五福大帝信仰源自福州是有明确记载的,但具体从福州哪家官庙中分香或分灵而来一直未解。

近10年来,台湾西来庵与福州洪塘三帝行台、瀛洲天仙府海潮寺、福洞麻王庙等多家官庙因均奉祀五福大帝而建立经常往来的情谊。2017年4月,台湾西来庵邀集200多名信众组团,赴福州参加首届海峡两岸五灵公文化节,意外得知福州也有西来庵,这就是位于闽侯县南屿镇南旗村的西来庵。当年4月,台湾西来庵也组团访问南屿西来庵,由此开启榕台两岸西来庵的密切联系。

外部盛传福州南屿西来庵是五灵公庙,故也是台湾西来庵祖殿,这种说法有没有历史依据呢?

台湾西来庵位于台南市玉井区,一般认为分香自台南市白龙庵,其五灵公信仰由清代驻防台湾的福州官兵所传来。根据殖民时期日本当局“西来庵事件”的调查资料,西来庵是1911年由信徒苏有志、蒋襟三、郑利记等人发起筹建,主祀“五福王爷”,又作“五福大帝”,福州称“五灵公”。1915年余清芳等人在此处扶乩,自称神谕,鼓动信众2000人,号召起事抗日,时称“西来庵事件”。义军终不敌日本殖民者的大军镇压,最后庙毁人亡,此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起事事件中规模最大、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武装抗日事件,也是台湾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结合反抗日本统治的重要事件。

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因西来庵原址土地已经易手并兴建其他设施,当地人陈清吉等信徒在附近的正兴街50号重建庙宇。1997年又因市政道路建设,西来庵要拆迁,1998年信徒杨耀成捐献庙地重建,于2001年落成。台南西来庵历经坎坷,官庙建筑三易地址,但先民从祖国大陆福建带来的香火及五灵公信仰依然传承迄今,香火鼎盛。两岸民间交流兴起,台湾西来庵也希望到福州寻找祖殿。

闽台地区五灵公信仰源自福州。明清时间,福州瘟疫盛行,为克服瘟疫,民间便

有瘟神五帝(五灵公)崇拜,当时福州城区的驱瘟庙会仪式活动非常盛大,也影响正常的防疫活动,引起省府高官不满。清朝康熙年间,福州知府迟维城认为五帝信仰是“淫祀”,下令禁止举办五帝游神活动,并拆毁五帝庙,绅民再祀五帝就以犯罪论处。清朝同治年间,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时,也曾查禁过五帝驱瘟庙会(1865年),严禁在瘟疫流行期间举办庙会,但并没有拆除五帝庙。

福州民间为了避免福州知府迟维城拆庙,五帝系统的五灵公官庙纷纷改为“某某庵”或“某某寺”名称,以避风头;同时也对瘟神传说进行改造,五位瘟神不再是蛇、青蛙等行瘟之神,而是驱瘟之神——舍身救染疫民众的张、王、刘、史、赵等五位秀才,以争取政府与民间社会支持。

晚清时期,福州地区民间以庵与庙命名的五灵公庙有100多座,其中以“九庵十一洞”为代表,故民间有“九庵十一洞,五帝驱瘟疫”的说法。据清末福州名人郭白阳《竹间续话》载:九庵为复初庵、崇圣庵、广慧庵、明真庵、龙津庵、茶亭庵、路通庵、蛤埕庵及九福庵;十一洞为东洞、南洞、西洞、北洞、水洞、汤洞、井洞、芝洞、嵩山洞、钟山洞与大西洞。福州五灵公庙洞类官庙多因地而得名。

福州南屿西来庵位于闽侯县南屿镇南旗村,属于清代南屿“九庵十八寺”之一。福州南屿位于旗山脚下的大樟溪与乌龙江交汇处,在两宋时就因河港而走向繁荣,至明清时期,这里已成为福州郊区重要的商贸集镇,物产丰富、人文鼎盛,出现不少历史名人,如宋朝七省经略使林士衡、林耕“父子八进士”和明朝尚书黄镛、三宴琼林六朝大老林春泽、清代武状元宋鸿图等等。

明永乐六年(1408年),当地人在南屿街长庚铺(锦溪西岸)建了社庙天后宫,祀海神妈祖。官前设立妈祖道,以便商客进殿行香朝拜。清康熙六年(1667年),当地人将社庙天后宫改建为福护寺,又名“泰山宫”,主祀东岳泰山庙驾前部将温康两都统,配祭妈祖与临水夫人两位女神。在寺之对面岵山西麓,当地人在清嘉庆年间建了金光寺,后又建了西来庵。在明清时期,南屿拥

有许多庵寺,俗称“九庵十八寺”。“九庵”中影响较大、声名较佳者为鳌石庵、西来庵、蟬山庵,这些庵寺都有尼姑常住。“十八寺”中也有属于社庙性质,如福护寺。

据南屿当地学人考证,西来庵在南屿街桥下,为本地食素诵经的尼姑信女在清嘉庆年间所建。该地在清代属于侯官县“西来境”,故得名“西来庵”。清末福州籍状元王仁堪(1849—1893年)夫人王氏因婚久未育,后来在此庵食素诵经,怀孕得子,此庵声名大振。抗日战争时期,闽中游击队首领陈亨道、苏华等多次在此庵避过风险。

当地村民回忆,民国初年的西来庵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,有尼姑常住,供奉观音菩萨。当时南屿有进步革命青年为响应孙中山“废庙兴学”的号召,将西来庵改为学堂。新中国成立后,西来庵又成为南屿中学(现为闽侯三中)的印刷厂。2000年后,学校印刷厂搬迁,西来庵得到恢复,但很破旧。适值闽侯雪峰寺广霖大和尚在南屿建设旗山万佛寺,闻知西来庵很破旧,允诺拆除就地重建为五层楼建筑,但旁边村民反对,一直没有得到重建。被拆除后的西来庵仅剩一堵风火高墙,村民在此搭建简易设施,恢复西来庵,奉祀相邻的金光寺观音菩萨。

据笔者调查,西来庵现管理人据实回忆,西来庵还未改为学校印刷厂之前,庵内供奉观音菩萨,还有地方神临水夫人(有参与福护寺泰山宫游神巡境活动)。南旗村村民家里也有供奉五灵公的神位,牌位名称“仙踪寺五灵公”。

仙踪寺位于南屿镇南井村鹤山,为唐代就有名的寺庙,明清时期仙踪寺香火要比现在万佛寺所在的石松寺更为兴盛。仙踪寺在1958年失火,2000年后被万佛寺和尚主持修复。仙踪寺旁边有供奉五灵公的境社仙帝殿,只有一墙之隔。五灵公庙紧邻仙踪寺,应当与清代康熙年间福州知府迟维城查禁五灵公信仰有关系,当时的五灵公庙就近建在寺庙旁边,扮作寺庙附属建筑,以寻找合法化生存空间。

据南井村村民反映,该庙属于南井村上井村所有。查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《闽侯县志》无西来庵记载,更早的地方志如宋

代《三山志》、清代《侯官乡土志》更无相关记载。南屿西来庵若是在清代以前就有祭五灵公,这不符合清代康熙年间福州打击五灵公信仰、庙改庵的历史。也有人说西来庵是建于唐代的古庙,这更无历史依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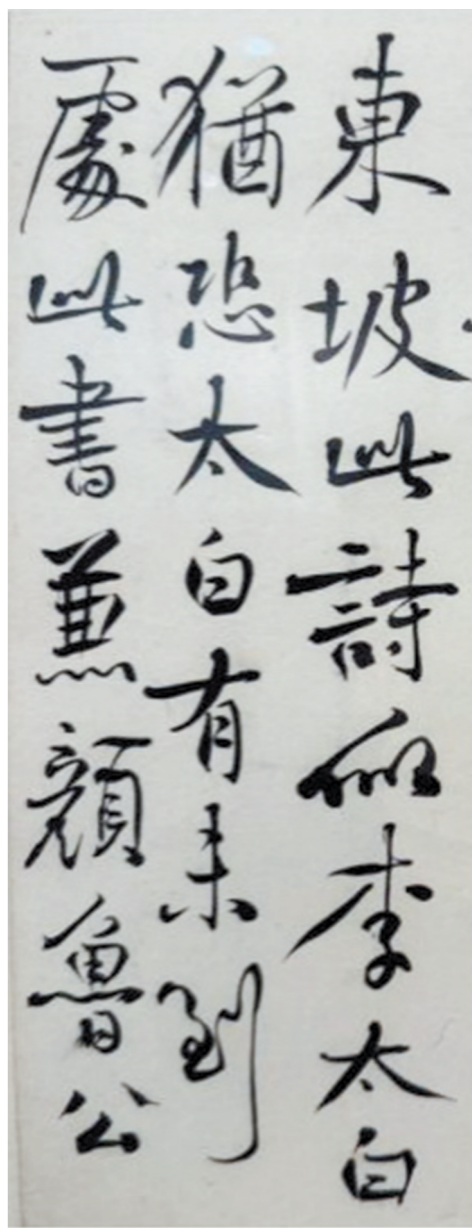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西来庵来福州五灵公庙寻根联谊始于2012年。2015年台湾西来庵纪念“西来庵抗日起义”100周年时,特邀请福州双溪庵等5家官庙赴台参加纪念活动,由此正式揭开两岸五灵公庙双向往来序幕。2017年4月,首届海峡两岸五灵公文化节在福州举行,由福州瀛洲海潮寺天仙府和台湾西来庵主办,福州鼓楼福洞麻王庙、马祖牛峰境五灵公祖庙协办,闽台五灵公信众上千人参加了活动。

就在此时,听说福州南屿西来庵可能是台南西来庵祖殿,台南西来庵进香团负责人马立率众到南屿西来庵进香寻根联谊,但没有看到庵内祭祀五灵公,有点失望。庵内主事村民见到客人来访,就说以前有祭五灵公,但民国期间“废庙兴学”,庵堂被占于2000年,祭祀传统中断了;台湾西来庵起初兴建,可能有福州南屿人参与。看到南屿西来庵比较破旧的样子,台湾西来庵表示可以协助南屿西来庵重建五灵公信仰文化。

2018年6月18日,第二届海峡两岸五灵公文化节在福州举办。当天,台湾西来庵团队再次到南屿西来庵进香,并敬赠5尊五灵公神像。自此之后,南屿西来庵殿内增加五灵公神像,有关南屿西来庵是台湾西来庵祖殿的说法就此传出。

综上所述,南屿西来庵建设时间在清朝嘉庆年间,为本地尼姑信女所建。因当地属于侯官“西来境”,故庵堂得名“西来庵”。西来庵供奉观音,另外还供奉地方神临水陈太后,并没有供奉五灵公。南屿西来庵与台湾西来庵也许只是名称上的巧合相同;至于台南西来庵起初兴建,可能有福州南屿人参与,很难得到证实。

两岸西来庵因名相同而结缘,这也是难得的缘分。台湾方面送来五灵公神像在南屿西来庵内供奉,且当地人也有五灵公信仰,南屿西来庵增祀五灵公,也属正常之举。(作者单位:福州大学社会学系)



严复临黄庭坚《黄州寒食帖》局部

说史谈儒

严复的临帖艺境

□杨宗锦

不久前闭幕的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翰墨展,以严复先生的临帖、信札、条幅、对联、册页等100件作品为主打,同时展示了当代书法家书写的严复名言、警句、诗词共70件。严复先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行草书法领域,他的作品笔触流畅且富有变化,同时不失厚重和精细。他的作品展现出一种从容不迫、潇洒自如的气息,兼具文雅和端庄的特点。

这些作品,不仅仅是笔墨之下的艺术表现,更是严复先生精神世界和人文素养的完美呈现。走进严复先生的临帖世界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幅幅精致细腻的字帖,充分展示了他临摹的勤奋与刻苦。这些作品包括了阁帖以及唐宋元明各个时期著名书法家的杰作,彰显了他对临摹的严格要求和高超技艺。正如严复先生与外甥女何纫兰书中所云:“凡学书,须知五成功夫存于笔墨,钝刀利手之说万不足信。”随之对笔(“小楷用紫毫,或用狼毫水笔亦可……至于大字,则必用羊毫,开透用之”)、墨(“墨最好用新磨者”)、执笔之法(“大要不出‘指实掌虚’四字”)、用笔(“用笔无他诀窍,只要不与笔毫为难,写字时锋在画中,毫铺纸上,即晋贤表弟所谓‘不露笔尾股’也”)、结体(“结体最繁,然看多写多自然契合,不可急急”)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要求。

先生在书学上投入的努力和形态、神态的表现力,即使与古代书法大师相比较,也丝毫不落下风。宋代蔡襄云:“学书之要,唯取神,气为佳,若模象体势,虽形似而无精神,乃不知书者所为耳。”严复先生的临摹能力堪称一流,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原作的风格和韵味,不仅仅满足于复制古人的成果,而是通过自己对古人“神”的理解,赋予这些作品新的生命和内涵,同时注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。

苏轼云: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。”严复先生在临摹《赤壁赋》时并不只是刻板地模仿苏轼的墨迹进行临摹书写,如在“遗世独立”四字中,他尊重原作的章法,没有进行大的改动,但在结字和笔画上进行了巧妙的调整,他将原本的丰腴之美转化为硬朗之姿,流美的线条变得挺拔有力。在转折之处,他更是进行了细腻的处理,使得整个作品在保持原作风貌的基础上,增添了自己文雅端庄的特点。这种在临摹中融入个人风格的做法,不仅展示了严复先生对书法的独到见解,也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高超造诣。

严复先生奉行的“信、达、雅”标准,是他翻译实践的精髓所在。在选帖的过程中,严复先生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取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最为钟爱的是那些充满古朴气息、笔力遒劲的高古之作,如他在自跋所藏《麓山寺碑》云:“王虚舟给事尝谓:右军以后,惟智永草书《千字》、孙过庭《书谱》足称继武。”

严复先生的临摹之作,不仅展现了他对古人书法技艺的精湛掌握,更是对先贤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深入探寻和致敬。他自跋所藏《麓山寺碑》中又云:“书法七分功夫在用笔,笔及纸时,毫必平铺,锋必藏画。所谓如印泥者,言均力也;如锥画沙者,言藏锋画也。”他以古人的笔墨为媒介,将对先贤智慧的深深敬仰和坚定传承融入笔画之中。通过这些作品,我们仿佛看到严复先生在历史长河中与先贤们展开对话,共同守护和传承书法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南朝王僧虔《笔意赞》云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,兼之者可绍于古人。”严复先生临习了无数宋代书法名家的作品,苏轼、米芾、黄庭坚等人所推崇的“尚意”思想被严复先生充分吸收,临摹黄庭坚《黄州寒食帖》时,“无一字无来历”,不改变诗文的结构和书法章法,但于笔画细节处展现性情,如“到”字最后一笔线条波折运动,转折处圆融,继而率性下笔至收尾处又内敛而非外拓,这种稳重而含蓄的风范,恰似其人生态度,谦逊而不造作,内心却充满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内涵。

在文化浪潮翻涌的时代,严复先生如同砥柱中流,坚守内心的宁静与执着,这份定力源于他渊博的知识和刚毅的个性。他的书法练习不仅是模仿古人的技巧,更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。他在笔尖舞动间探寻真我、磨砺心灵,从而实现精神的升华。这些书法作品,实际上是严复先生精神风貌的生动描绘,是他对人生和宇宙的独到洞察和深邃理解。每一件作品都是他追求卓越、自我完善的证明,记录了他不断突破界限、挑战自我的历程。

“书,如也,如其学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严复先生的临帖作品,不仅是他对古代书法家们的追慕,更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。“故书也者,心学也;写字者,写志也。”对于现代人来说,这些临帖作品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它们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严复先生卓越的才情和智慧,更能激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。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)



福安畬族传统建筑:孩儿撑伞

□赵洋 缪远 文/图

畬族作为福安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居住建筑也是福安的一大特色,而“孩儿撑伞”正是畬居旧址上的一处珍贵遗迹。“孩儿撑伞”在当地也被称为“单根柱落地”,是畬族先民结束游耕转为定居时简单营造的一种瓦寮,由此改变了草寮的艰苦生活。

“孩儿撑伞”是畬族居住建筑从“草寮厝”向“土墙厝”转变的历史见证,在畬居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,其特征是土木结构,悬山顶,四周用土墙围合起来,屋顶呈“金”字形,盖以瓦片而成,中间用一根柱子撑着屋顶,就像一把张开的大伞。目前,福安境内保存完整的“孩儿撑伞”仅存两处,分别分布在穆云畬族乡溪塔村和康厝畬族乡风洋村,均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坐东南向西北,占地面积63平方米,入户门开于西北面山墙与西南面檐墙交接处,另外有小门开于东北面檐墙。风洋村“孩儿撑伞”是闽东革命者钟逢进的住宅,坐北向南,占地面积41.5平方米,入户门开于南面檐墙与东面山墙交接处。

在空间形式上,“孩儿撑伞”是平面为长方形、面阔和进深皆为双开间的居住建筑。风洋村“孩儿撑伞”楼层仅为一层,其空间同时具备储藏、生活、生产等多重功能。而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整体建筑分上下两层,一层为生活空间,二层为储藏空间,厨房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房间,位于主屋“孩儿撑伞”的外侧,通过土墙开口连接。一层正对门口的

靠墙部分是一间封闭式房间,用于房屋主人休息。一层其余部分全部敞开,作为通道或堆放农具等杂物,有时也会划出一块区域用以圈养牲畜,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阑式建筑的底层空间运用相类似。

二层面积只有一层的一半,一层通往二层有一坡度很大的木楼梯相连,也可称之为爬梯,是可以移动的,可根据一层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随意摆放。二层在一层卧室上方做了两间储藏室,面积约是一层卧室面积的三分之二,主要用于储藏农业作物和摆放生活用品。二层做储藏室的好处主要是防潮,防止农业作物在潮湿的地面上出现霉变、发芽等不能食用和使用的现象。二层剩余的大部分空间,平时也用于存放一些杂物,但主要用途是为了更好地将农业作物铺开晾晒。

在建筑细节上,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除有一扇双开门,还有一扇单开门,两门的设计既方便了房屋两侧的走动,又起到了室内通风的作用。而建筑室内采光往往只在有需要的地方开一个小窗,窗洞是外小里大,顺着光线来的方向呈喇叭状。横梁(当地称“扁形枋”)下端中间处皆有凹槽,凹槽处可用来放置隔板,根据主人需求划分建筑空间。

在大木构架中,“孩儿撑伞”基本不做装饰,一切皆以功能为主。整座建筑的主要承重构件是房屋中央的一根落地柱(当地称“顶梁柱”),通过横梁(当地称“老鼠桁”)和脊檩与四面墙体支撑起整个屋顶。顶梁柱是整个梁架结构的受力点,与两侧山墙支撑脊檩,与两侧檐墙支撑两根老鼠桁,并通过榫卯与两根老鼠桁紧紧咬合,再

和两侧山墙共同支撑整个屋顶的檩条。脊檩与老鼠桁在平面上构成“十”字形,与四面夯土墙刚好构成“田”字。在与脊檩平行的正下方,有两根错开的脊梁,两根脊梁一端穿过土墙,另一端穿过顶梁柱,并用木钉插入穿出部分进行固定。顶梁柱同时受到两根脊梁的拉力,在力的平衡作用下两根脊梁成了稳固顶梁柱的第一道防线。

“孩儿撑伞”由于楼层数不同,所设的承重防线数也不同。溪塔村“孩儿撑伞”两层,有三道;风洋村“孩儿撑伞”一层,有两道。除都有第一道防线外,剩余的防线是由顶梁柱向四个方向各引出一根扁形枋,扁形枋的一端穿插在顶梁柱之上,另一端埋入夯土墙内,四面顶梁柱都起到支撑作用,形成稳固顶梁柱的支架。顶梁柱便是通过利用力的相互平衡保持稳固,从而安全地支撑屋顶。

整座建筑内部结构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,房屋中心设有的一根顶梁柱,为伞柄;屋架直接落在土墙上,中间顶梁柱向四周伸出的扁形枋、老鼠桁、脊梁等构件起连接作用和部分承重作用,为伞骨;屋顶是由两个尺寸相同的四边枋构成的双坡屋面,为伞面。因其室内空间高度较低,犹如一个身量未足的孩童举着一把撑开的伞,也真正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作用,故畬族先民形象地称之为“孩儿撑伞”。

“孩儿撑伞”虽结构简单,但很实用,是畬族居住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节点建筑形态保留。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现在这种“孩儿撑伞”的建筑物几乎难以找到。(作者单位:福建理工大学)



溪塔村大木构架